

文房四譜





文房四譜

蘇易簡輯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文房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四月補印

蘇

易

簡

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叢書初集編成

商務印書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前故據以排印案學海本偶有譌文錯簡如卷五酈道元注水經條「藏冰及石」下敘「墨焉石墨可書」八字又自同條小字注見陸雲與兄書云「以下至韋仲將墨法并益墨色」句爲止一葉自「可下句地有黃雞子」以下至江南夥歛之去皆據十萬本校正一葉兩葉尤佳條「不耗一二分」前後顛倒遂不可讀今李廷珪墨尤佳條「不耗一二分」前後顛倒遂不可讀今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充格上下。絲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翹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暎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旣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蘇易簡 太簡輯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敍事

三之筆勢

一之敍事

二之造

四之雜說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于世也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具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卽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于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卽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

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非以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于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晉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元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造一作進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纏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遠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未以紙札爲良田。以元墨爲稼穡。以義

理爲豐年。出劉氏小說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闕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

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晏作

奏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于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云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

又云是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敢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袁字叔通嘗慕叔孫通爲漢朝儀夜則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謗謗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陸士衡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未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成武帝許尙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尙書給其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當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眊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滌澗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爲鸚鵡賦于黃射座上。祖之筆不停綴。又阮瑀援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上下計孝廉會。卽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

見墨譜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維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辨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卿相至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袁子正書云尙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筆冢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璣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庾廩字幼簡侍中袁彖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蠚硯象牙筆管

陶宏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始。工一作士。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子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服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躡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斬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鬃然如蠻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察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閒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焚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炒。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也。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見敘事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鷺。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毫爲副。見博物志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卽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卽出于當人至理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笛中。百日以爲筆。畫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于書而已故筆勢一篇附之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飛篆之跡以爲頽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鄧惜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據書學楊而字體勁利。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卽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堅傍則曲也輕健妙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卽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偏正其手腳二偏須得形勢三偏須少似本四偏加其逾潤五偏加其洩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偏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鷗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羲羲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阜脣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草所得極爲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自搥三日胸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颶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